

前 记

我对《后汉书·李固传》的这段文字情有独钟，每获感悟：“昔尧殂之后，舜仰慕三年，坐则见尧于墙，食则睹尧于羹。”说唐尧死后，虞舜时刻追念，或坐或食，都仿佛见到尧的身影。我同医古文打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交道，伏在书案前看的，站在讲台上说的，坐在电脑前写的，甚至躺在床上想的，几乎都离不开医古文，牵肠挂肚，梦思魂绕，何止星霜三度？《后汉书》所言，后人凝练为“羹墙”一语，用以表达追思前辈或仰慕圣贤之意。医古文乃古人所撰涉医之文，饱含治病救人的仁德，富具妙术精艺的睿智，兼之文采动人，哲理益心，仁、术、文、理，集于一体。据此而言，这一语典正是我对前贤仰慕之心的真实写照。

数十年来，我所撰写有关医古文乃至中医文献方面的文章，陆陆续续地在各种期刊上发表。今春整理旧札，从中选择与医古文紧密相关的部分，逐篇加以修改，也有部分文章为此次结集时新撰，不觉已过半百之数。从中医古籍文理丰富的原因说起，介绍中医书目，剖解文字通假，探讨词语现象，分析语法修辞，阐述句读今译，论说注释校勘，乃至文献的整

理、校读的方法、仲景的笔法、《纲目》的价值、写本的景象、讲课的心得等等,举其要,钩其玄,既加论述,又多例析。其中有些内容为历版医古文教材及其参考书籍、研究生教材所吸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除了可供古汉语爱好者与杏林中人阅读外,更可作为中医大学生、研究生学习医古文、中医文献的案头读物。

鉴于中医古籍存在同书异名现象,如《温热论》有周扬俊的抄本、费涵的稿本与叶桂的刻本,《本草单方》有林能千、王鏊、缪希雍三种,为避免张冠李戴,也为使读者熟悉相关医家,本书所引资料,除作者名姓无从查考者外,其他皆于首出时著录作者姓名。此外,为方便读者查检,凡原书设立篇目者,本书引例的出处至少作二级标注,若卷帙浩繁,同时标明卷数。

本书引用前哲时贤诸多高论,除部分在文中注明外,后附参考引用文献要目,以明无掠美之嫌。倘有遗录,容后补正。

作者

2009年8月

目 录

医儒相通 形神得兼	
——中医古籍文理丰富成因举要	(1)
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	
——中医古籍书目举要	(8)
先分独合 后辨有无	
——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字分辨举要	(24)
本有其字 依声托义	
——通假字举要	(30)
千变万化 有规可循	
——数词表示法举要	(40)
至小无内 至大无外	
——“一”字举要	(54)
词语相同 意义相反	
——反训举要	(60)
固定对应 临时出格	
——词类活用举要	(66)
出现频繁 用途各异	

——“之”、“其”用法举要	(77)
可分可合 有同有异	
——“者”、“所”结构举要	(84)
语法“红娘” 穿针引线	
——介词举要	(92)
唯求达意 不讲“规矩”	
——语序变化举要	(100)
细察对象 详求规律	
——省略举要	(109)
积累词汇 须明归并	
——词语归并法举要	(116)
静则多义 动则单一	
——因文求义法举要	(122)
文有排偶 词有相关	
——对举结构依据法举要	(130)
辨词释句 三途同归	
——因法求义法举要	(135)
借助已知 推求未知	
——文句差异类比法举要	(143)
依据常规 把握意义	
——词语使用惯例举要	(151)
形体不一 意义不二	
——联绵词举要	(160)
凝而不紧 稳而欠定	
——同义词复用举要	(166)
异中求同 同中辨异	

——词语异同举要	(172)
形同是虚 义异为实	
——同形词语举要	(177)
形单义复 形复义单	
——词语单复举要	(185)
似平实侧 似侧实平	
——词语平侧举要	(192)
明识会通 细察区别	
——词义通别举要	(198)
疑是实非 似非实是	
——疑似词句举要	(205)
跳跃变化 曲尽其妙	
——交叉文句举要	(213)
词隐其外 意寓其内	
——语义隐寓举要	(220)
词语共用 一气呵成	
——文意贯通举要	(228)
晦用其语 曲达其意	
——委婉举要	(236)
水涨船高 水落石出	
——相形举要	(244)
藏前歇后 “新词”迭出	
——割裂举要	(251)
训解文理 阐发医理	
——注释举要	(256)
前车可鉴 三“不”须戒	

——误释举要	(264)
参照古注 斟酌句读	
——古注指示句读举要	(271)
借助辞格 正确断句	
——利用辞格断句举要	(278)
信之不讲 达雅亦泯	
——误译举要	(284)
剖章析句 融会贯通	
——篇章分析举要	(296)
自然所损 人为所致	
——文字错乱现象举要	(305)
比较异同 寻求确据	
——校勘方法举要	(313)
校求真文 读明真义	
——校读法举要	(320)
引用文字 形式多样	
——引经举要	(332)
对象明确 作用显著	
——《素问》王注引文举要	(340)
文词典雅 条例周密	
——《素问》王注释义方式举要	(349)
神来之笔 鬼斧之工	
——仲景笔法举要	(358)
本草大成 实至名归	
——《本草纲目》实用价值举要	(373)
涵义丰富 题材广泛	

——中医药文献整理研究内容举要 (378)

要求谨严 途径多种

——中医药文献整理研究方法举要 (385)

个中景象 别有洞天

——中医药写本举要 (392)

武艺十八 凝聚“三通”

——医古文讲授举要 (405)

本书参考引用文献要目 (417)

医儒相通 形神得兼

——中医古籍文理丰富成因举要

顾名思义,医古文是含有医学(包括药学)内容的文言文。为了读懂这方面的文言文,还要学习一些与之相关的古代语言文化知识。因而医药学古文与相关的古代语言文化知识便是医古文的主要内容。这样说,有人可能提出,既然含有医药学内容的古文称为医古文,那么含有农学内容的古文便可以相应地叫做农古文了。这种类推之法似是而实非。因为古代的农学著作不能与医药学著作等量齐观。这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辨说。

数量之多是中医药古籍的一大特色。早在两汉时期,刘向、刘歆父子编著《七略》。其中“辑略”系后六略小序的总和,属综述各略学术源流的绪论,所以登录书名的门类,实际上是六略。班固据此撰就《汉书·艺文志》,收载当时所见之书,列其六略的目次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医家统为方技略,六有其一,而“农家”隶属“诸子略”,相差一个层次。“方技略”载录中医药古籍三十六种,八百六十二卷,反映医书在汉代业已自成系统,因而备受汉代目录学家重视。

文理之丰富、文辞之优美是中医药古籍的另一重要特色。中医药著作虽然属于科技文体,科技文体的行文风格宜以平白取胜,但是古代中医药著作的行文风格并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的科技文体,其遣词用语往往于平白之中折射出熠熠辉光。

不妨举一实例,以资隅反:

不肖束发修儒,无何徙业,居常晷度有熊,日求其旨而讨论之,不揣管陋,释以一得之言,署曰《内经吴注》。业成,欲悬书国门,以博弹射,徒以云山木石之夫,无能千金礼士,职是焰然斯道也。如有岐雷者作,斥为日月之蔽,抑又何辞? 闻之曰:“不斑白,语道失。”崑今四十以长,先半纪而见二毛,无亦征余之有当哉! 当乎? 非余敢知。今之测景者旅矣,恶能当夫宾日之目也。

2

这一段文章,见于吴崑《吴注黄帝内经素问·自序》,总共只有 141 字,但仅从辞格的角度来说,已至少运用了四种,计十三处。属于委婉的如:“不肖”、“云山木石之夫”用以谦称自己;“不揣管陋”用以谦称自己的才干。属于借代的如:“束发”指代童年;“有熊”为黄帝的号,指代《内经》;“岐雷”谓岐伯、雷公,指代如岐伯、雷公那样的名医;“二毛”言头发斑白,指代年事已长。属于引用的如:“悬书国门,以博弹射”、“千金礼士”云云,典出《史记·吕不韦列传》,此处用以形容广泛征求意见;“不斑白,语道失”系出自古时谚语,意为不到头发斑白之年,所论往往有失。属于比喻的如:“日月之蔽”和“宾日”的“日”喻《内经》,“月”喻《灵枢》(因该序文前有“《内经》像日,《灵枢》像月”句);“测景”谓测量日影以推算岁时节候,此喻研究《内经》。

文短而趣深,语简而意长,中医古籍文理之丰富,于此可见一斑。究其原因,实由下述二途生发。这也是本文所要阐发的主旨所在。

● 由儒而医 医儒相通

由儒而医,医儒相通,是中医古籍文理丰富的人文因素。我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医术儒学相合。古代早有“不为良相,乃为良医”之说,良相以仁治天下,良医既不在其位,不能以仁治天下,便借助于素有“仁术”美称的医道救天下。兼之或为谋求立身之本,或为具有事亲之技,或为承继家传之业等直接原因,由儒而医的现象遂普遍存在于整部中国古代医学史中。这是导致中医古籍文理丰富的人文因素。兹举正史所载,以见其概:

《后汉书》《三国志》并载华佗“兼通数经”。《晋书》说葛洪“夜辄写书诵习”,“究览典籍”,“遂以儒学知名”。《新唐书》谓孙思邈“通百家说,善言老子、庄周”。杨坚任北周丞相时,曾“以国子博士召”。《宋史》记庞安时“儿时能读书,过目辄记”,“凡经传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贯”。《金史》讲张元素“八岁试童子举,三十七试经义进士,犯庙讳下第,乃去学医”。《明史》云王履“工诗文,兼善绘事。尝游华山绝顶,作图四十幅、记四篇、诗一百五十首,为时所称”。倪维德“祖、父皆以医显。维德幼嗜学,已乃业医”。《清史稿》言柯琴“博学多闻,能诗,善古文辞,弃举子业,矢志医学”。其他如西晋皇甫谧早在撰著《甲乙经》前,便有《帝王世纪》《高士传》《列女传》《玄晏春秋》等著作问世,明清之际的傅山除著有《傅青主女科》《傅青

主男科》等医学著作外,曾注释《墨子》《庄子》《荀子》《公孙龙子》等,时有新义阐发。至于清代著名医家薛雪善诗论,撰写《一瓢诗话》,徐大椿擅道情,创作《洄溪道情》,更是文坛医苑的佳话。

反之,也有诸多文人雅士撰写医学文章:唐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刘禹锡对医药学颇有研究,主张用单方验方治病,撰有《传信方》两卷。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著作等身,也撰有《苏学士方》。他还写过一首长诗《赠眼医王生彦若诗》,赞美王彦若金针拨目翳(白内障)的精湛技术。其他如王勃、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方孝孺诸大家也都曾写过涉医之文。还有许多文人,偶涉古代医籍,便能各有成就。远的不说,以俞曲园、黄以周、廖季平、章太炎而言,属于晚清、近代之人,他们在治经学、攻小学之余,对医籍略有所及,就使一班悬壶之流莫能望其项背。如俞樾的《读书余录》(后更名为《内经辩言》),虽然只对《素问》中的十九篇文章作了四十八条札记,但其训诂得当,校勘精湛,大都为当代研究《素问》者所首肯。

试想,有如此众多精儒之医、明医之儒以及医儒两栖之士竞相扶持补缀,锦上添花,古代医学著作依傍古代文史著作,沐浴其雨露,吮吸其营养,仿效其规范,岂能平淡如水,而无文辞之美可言?为此,文章的跌宕多姿,词语的丰富善变,乃至成语典故的运用,僻语古义的采撷,在古代医药学著作中便屡见不鲜。

张介宾在《类经·序》中,首先就说《内经》“文义高古渊微,上极天文,下穷地纪,中悉人事。大而阴阳变化,小而草木昆虫,音律象数之肇端,藏府经络之曲折,靡不缕指而胪列焉”。这一评说,正确地反映了以《黄帝内经》为根基的传统医

药学内容之博大精深,以《黄帝内经》为创始的古代医药学著作之理奥趣邃。因而古今有识之士极其强调医师必须具备文史方面的根底。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一《大医习业》中指出:“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认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曜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邵辅说得更为干脆:“医学奥旨,非儒不能明。”(《儒门事亲·序》)当代著名中医学教授任应秋教授曾经说过:“在中医学的发展长河中,医学与文学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凡医学之有成者,无不娴于文学;亦只具有较高文学修养的人,才可能精通医学。”(《任应秋论医集》第 571 页,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4 年版)祖国医药学的历史进程也证明了这一点。

● 抽象其里 形象其表

抽象其里,形象其表,是中医古籍文理丰富的学科因素。洋洋大观的中医理论之形成,不仅是医疗实践和生活体验的概括,还同古代的自然科学(如天文、历法、气象)乃至哲学思想(如阴阳、五行、精气神)的渗透和制约密切相关。即以中医理论特点之一的整体观念而言,它包含着人与自然界以及人体表里上下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特别是前者就明显地受到古代哲学中天人相参思想的影响。面对着近乎玄虚的哲学思想的“侵入”,可以意会而难以言传的实践经验的运用等等,难怪前人曾对医道发出“此事难知”的浩叹。为使抽象的哲理转

为具体,为使只可意会的经验变为可以言传,为使难知的医道成为易晓,古人殚精竭虑,采取种种措施。形象化的修辞手法在文章中的大量使用,便是其中一个切实有效的方法。这是导致中医古籍文理丰富的学科因素。

就拿脉象和病证来说。脉象往往“展转相类”,故一向有“心中易了,指下难明”(王熙《脉经·序》)之慨,而诊脉又是望闻问切四诊中至为重要的一环,所以中医极其强调指下工夫。病证千变万化,犹如人各一面,而确定病证又是施行治疗的必要前提,所以中医非常重视辨证论治。正由于这样,对“展转相类”的脉象和千变万化的病证,使用比喻、摹状、相形等形象化修辞手法的文字,在古代医学著作中,可说比比皆是。

若比喻,古代医家常以脉象和病证为正文,以人所习知而又形象生动的事物为喻文。例如:

三部脉如釜中汤沸,朝得暮死,夜半得,日中死,日中得,夜半死。(《脉经》卷四《诊三部脉虚实决死生》)

以炊器中开水沸滚之状来加以比方,则三部脉奔腾之象也便如同目睹。

久久吐脓如米粥者,为肺痈。(张机《金匱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

以人所日见的米粥来比方肺痈患者吐出的脓液,自然是一目了然。

若摹状,古代医家每喜运用叠字的形式来模拟脉象和病证。例如:

虚脉,迟大而软,按之不足,隐指,豁豁然空。(《脉经》卷一《脉形状指下秘诀》)

“豁豁”为宽大的样子,以此描绘虚脉的空而无状。

语声喑喑然不彻者,心膈间病。(《金匱要略·藏府经络先后病脉证》)

“喑喑”谓不成语句的发声,以此模拟心膈间病者语声之不畅。

若相形,古代医家经常将相似的脉象和病证加以对比,以突出辨证的要点。例如:

太阳病,下之,其脉促,不结胸者,此为欲解也。脉浮者,必结胸。脉紧者,必咽痛。脉弦者,必两胁拘急。脉细数者,头痛未止。脉沉紧者,必欲呕。脉沉滑者,协热利。脉浮滑者,必下血。(张机《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下》第140条)

以“脉促”、“脉浮”、“脉紧”、“脉弦”、“脉细数”、“脉沉紧”、“脉沉滑”、“脉浮滑”对比,说明太阳病误下后,脉象的差异乃是辨别各种病变的枢机。(按:本书所列《伤寒论》的条序,均依明代赵开美复刻本。)

发汗后,恶寒者,虚故也;不恶寒,但热者,实也,当和胃气,与调胃承气汤。(《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第70条)

此条申述太阳病发汗后,病人恶寒与不恶寒是辨别虚证和实证的关键,重在说明实证的治法,而以病人不恶寒与之对照,作为鉴别之要点。

有鉴于此,对中医古籍中丰富的文理现象逐一加以梳理,列举其要,阐明其旨,便是一件甚有意义的工作,也是撰写本书目的所在。

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

——中医古籍书目举要

中医古籍源远流长,传播至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以文本为载体的中医著作不下万种。对于如此众多而庞杂的著作群体,我们要了解它的大致情况,就必须依靠历代书目。

书目是图书目录的简称,系著录一批相关文献,并按一定次序编列而成,用以指导阅读、检索图书的工具书。学界历来高度重视目录之学,认为目录学阐述学术的渊源流派,即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读者读书治学开辟了登堂入室的坦途。东汉王充《论衡·案书》说:“‘六略’之书,万三千篇,虽不尽见,旨趣可知。”唐代毋煚在《古今书录·叙》中,用形象的语言描述了目录对于治学的重要程度:不知目录,“使学者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杖追日,莫闻名目,岂详家代?”反之,“将使书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清代史学家王鸣盛说得尤为透彻。他在所著《十七史商榷》中反复讲到目录学的重要性:“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卷一)“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

明,终是乱读。”(卷七)“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术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卷二,引当时学者金榜语)三位学者的精辟论述,可以概括为两层意思:第一,目录学是读书的前提与基础;第二,目录学的根基在《汉书·艺文志》。

著录中医药著作的书目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即综合类书目与中医专科书目。择其要者,阐述于次。

● 综合类书目

综合类书目包罗甚广,种类繁多,包括史家目录: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后二志唯录当朝书目)以及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等等;官簿,著名的如汉代的《七略》,宋代的《崇文书目》,明代的《文渊阁书目》,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天禄琳琅书目》等等,皆属官修目录;私录如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明代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清代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等等,都是私人藏书目录。下面介绍几部影响深远、功用显著的综合类书目。

其一,《汉书·艺文志》。

汉成帝河平三年(前 26),刘骃委派谒者陈农向全国征集遗书,书籍渐次集中,而文字差错过多,于是任用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

校术数,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校完一书,刘向便撰写该书的《叙录》一篇,条列其篇目,概括其大意,连同该书奏上。刘向逝世后,汉哀帝刘欣又委任刘向之子刘歆继承父业。刘歆于是综合群书的《叙录》,编撰成一部总体性的图书目录,名为《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七大部分。其中“辑略”系后六略小序的总和,属综述各略学术源流的绪论,所以登录书名的门类,实际上是六略,类目如次:

略 名	所含内容类目
六艺略	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
诸子略	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
诗赋略	赋一、赋二、赋三、杂赋、歌诗
兵书略	权谋、形势、阴阳、技巧
术数略	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
方技略	医经、经方、房中、神仙

上引王充“六略之书,万三千篇”,反映后人把我国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这部图书目录称为“六略”。在“方技略”中,《汉志》又判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其中医经有《黄帝内经》、《黄帝外经》等七书,共一百七十五卷;经方有《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等十一书,共二百九十五卷;房中有《容成阴道》、《务成子阴道》等八书,共一百九十一卷;神仙有《宓戏杂子道》、《上圣杂子道》等十书,共二百零一卷。总计三十六书,八百六十二卷。当今学界一般认为上述三十六部著作,唯《黄帝内经》存世外,其余均